

路德的现代愿景萌芽

赫尔穆特·海特

通过宗教改革获利的政治赢家首先是上层贵族,其后是迫切要求解放的市民阶层。平民世界和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智、功利和许多世俗的看法毫无疑问地从路德改革中获得了重要启发,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

路德的背景和企望

宗教改革的后果和影响远远超出了西方基督教会内部事务的范围。这不仅是因为基督教至少在19世纪之前都是西方世界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在路德生前,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等基督徒航海家从欧洲出发,行遍所有的大洋,开始了欧洲对世界的殖民地化进程。这些事件在好坏两方面的深远意义变得显而易见。早在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便在《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中私下对世界进行了瓜分,他们的这一行为获得了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批准。南美洲的地图至今仍是这一协议的体现。那时便有人提出:“灵魂属于上帝,土地

属于国王!”从1510年开始,大批非洲黑人被放逐至南美,后来又运送到北美,这可能是史上规模最大的民族迁移。冒险精神、经济利益和传播基督教的热情结合在一起,驱使着哥伦布启动了一个进程:那正是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全球化进程。

马丁·路德教授一开始主要研究复杂的神学问题,尤其是“得救的确据”(Heilsgewissheit)这一基本问题:我是否可以希望我有罪的、不朽的灵魂能够得到救赎?如果是,为什么?如果不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思考,那么就无法理解路德的改革。

人们常常借助四条拉丁语教理来描述路德神学的特征:solus Christus, sola gratia, sola fide, sola scriptura。这四条教理、尤其是“唯独恩典”和“唯独信心”,就是路德极端反

对赎罪券交易的由来。赎罪券类似于对善功资本发行的股票,这个善功资本是通过圣徒的行为积累起来的,并由天主教会掌管。教会声称,通过购买赎罪券,我们可以赎免自己的罪,缩短上帝让我们进行忏悔的过程。人们可以通过牺牲、捐赠、资助和朝圣等方式对灵魂的命运施加有利的影响,这个基本观念在许多宗教中都普遍存在,而赎罪券交易则是一种极端的表现形式。从路德的角度看,这样一种思想在总体上就像是一种危险的迷信。同时,这种实践是宗教机构很好的收入来源。特别是德国多明我会的修士约翰·特策尔(Johann Tetzel,1460—1519),他将赎罪券交易经营得十分成功,显然也相当地肆无忌惮。教宗利奥十世(1475—1521)将这些钱用于建造新的罗马圣彼得



1517 年 10 月 31 日,路德在德国维滕贝格的诸圣堂大门上张贴有关反对赎罪券的辩论提纲。

(下转 6 版) ➡

◀ (上接 4 版)

较可信的如下:首先,以路德语言为基础的萨克森公文体具有极大的优势。萨克森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语言区域都处于德语区的中心,因此比起北部的方言和南部的方言,能够被德国更大部分地区的人们所理解。德国历史上不存在任何地理或政治中心,能够像伦敦之于英国或者巴黎之于法国那样以当地方言作为全国标准。

路德的翻译策略也很新颖和成功。他以目标语言、也就是译文语言为中心,而不是像之前的人一样多以拉丁原文为中心。此外,他不是“直译”,而是“意译”。路德使用的德语语言形式是其家乡的中东部德语,融合了部分北德和南德的方言,从而有利于他作品的广泛传播。

波恩的德语语言史学教授贝施(Werner Besch)深入研究了路德对当代德语的影响,他的结论是:“他的圣经德语可能是近代语言史上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路德圣经》也被视为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因为已经证实其中连音节韵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新教教会中,至

今仍在使用的《路德圣经》的现代修订本。路德的文本常常是教堂音乐的基础,例如赞美诗、大合唱等。

但并不能就此将路德视为现代德语的“缔造者”——这种德语其实并不存在,因为上述低地、中部和高地德语的划分至今依然存在。“路德早在1600年前后便已经被遗忘”的说法也不正确,这从一个事实上就可以看出来:我们隆重庆祝了今年的宗教改革500周年。

本次周年庆之际,通过各种方式展现了路德的事迹:2003年拍摄的关于他生平的影片(Joseph Fiennes主演)在德国电视台重播;二月播放了德国电视一台出品的题为《凯瑟琳·路德》的影片,讲述路德的妻子凯瑟琳·冯·波拉的故事(他们共有六个孩子);此外还有一系列早应制作完成的电视纪录片。而且,不论当地的主要信仰为何(一般在学校里,学生14岁前都会有宗教课程,传统上是基督教/路德新教和天主教,而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德国,伊斯兰教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路德的影响肯定也

将在德国中小校园中成为一个跨学科热门话题。

在德国还能看到和路德相关的很多东西:摩比世界(Playmobil)公司推出了塑料材质的路德像儿童玩具。路德的格言(但未经考证)“这是我的立场,我不会改变”,在2017年春被用于一则广告(虽有滥用之嫌);杜塞尔多夫市的新教教区引用这句格言,进行向青少年发放避孕套的宣传。这个事件引发了一桩小型的丑闻,宣传被叫停——却同样引起了抗议。路德常常被等同于整个新教教会;这种拟人化过于偏颇,因为进行宗教改革的不仅路德一个人,路德也必须仰仗别人的支持。然而,比如在三月初的德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的周报《时代周报》(Die Zeit)中,可以看到代表路德新教的路德和代表天主教的教皇并肩而立的图片。

大型德语文学语料库可以让人在数秒内搜遍数百年的作品,如果在其中查找提到路德这个名字的地方,将“马丁·路德”和“德语语言”两个搜索词的检索结果交叉,会有很多富有启发性的发现。大数据显示,日耳曼语言文学作为格林兄弟

1850年左右建立的现代意义上的一门学科,其发展和路德的名字紧密相联:自1848年革命以来,相关分析的曲线明显是平行的。在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编写的《德语词典》(DWB)中(《德语词典》才是格林兄弟的真正代表作,而不是更为人所熟知的《格林童话》),全面记录了德语的语言状况,其中大量例证出自路德的文学作品包括《路德圣经》。这部词典的电子版可以通过大学的网站免费访问:http://dwb.uni-trier.de/de/。对所查找的词会一并显示所找到的例证,因此可以清楚地显示出哪些词在语言和风格上受到了路德的影响。路德本身也构成了一个词汇,即“Luthertum”(路德宗)(如今看来比较老式的写法“Lutherthum”)。

最后,宗教改革500周年之际涌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此我列举数例:首先是上述日耳曼语言文学教授贝施2015年发表的研究结果,2015年出版的《路德和德语》(柏林:Erich Schmidt出版社)。2017年日耳曼语言文学教授君特(Hartmut Günther)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怀着热情和随性:论路德对我们语言的影响》(柏林:杜登出

版社)。其他书籍则涉及路德对20世纪家庭关系的影响,宗教改革和司法的关系,路德在德语文学中的形象(作者是文学理论家Norbert Mecklenburg,斯图加特:Metzler出版社,2016),关于路德其“人”(Lyndal Roper著,法兰克福:S. Fischer出版社,2016),以及“叛逆者”路德(Willi Winkler著,柏林:Rowohlt出版社,2016)等,不一而足。从中不难看出,一方面因宗教改革500周年庆之故,在德国人们试图从各种不同视角探讨路德主题;另一方面也很明显,不仅在语言学,而且在文学方面,德语语言在对路德的探讨中都十分重要。如果了解德语语言自1500年以来的发展,很难绕开路德,即使很难说出他的影响力具体有多大。但上文的阐述应该可以表明,尤其在我们现在的书面德语的发展进程中,路德的影响或许不能说是无与伦比的,但也绝对不容小觑。

(作者Michael Szurawitzki为同济大学德语系教授。本文为作者今年4月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歌德学院所作讲座的讲稿。翻译:Enter Consulting)